

上
千手
御魔
2



曹力群作品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千手御魔（上）

曹力群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《千手御魔》内容简介

名动江湖的夕阳神剑别府突然变生不测，主人公南宫亮惨遭失母之痛，而其父南宫冉又拒不认子。由此，小说展开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画面，而其起因都是因为一本武林已久失传的《灵天残篇》。

争雄武林，唯铁唯血，日月轮转，影子永存。血雨腥风的拼斗，产生了欲霸武林的“铁血帮”，其首领“影子血令”令人神秘莫测，搅得七大门派人人日危，侠义道日渐衰危。

武林奇葩南宫亮作为武林正派的中流砥柱，先是巧食“杨枝甘露”，继又学得长白绝学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力挽狂澜，在黄山始信峰顶，率七大门派及侠义道中高手，一举歼灭以“绝天魔君”为代表的邪恶势力，使武林复归平静。

残霞如火，枫红似血。

深秋的黄昏，充满了肃杀之气。

洛水滔滔东流，激起如呜咽般水声，铜雀台的危墙败垣，静寂地屹立在洛水之边，颓衰之象，使大地染上一片苍凉之色。

车辚辚，马嘒嘒，秋风狂舞中，一辆马车，沿着铜雀台大道，向一座庄园之前，急驰而去。

那庄园广袤百丈，气势不凡，朱门铜环，石狮雄踞，门上一道横匾，镌着六个漆金大字：“夕阳神剑别府”。

二旁门枢上，也各刻着四字，有如对联。

左边是“忠孝是尚”

右边是“节义为先”

这正是以品德剑术，名噪武林，领袖河洛一带的中原剑主“夕阳神剑”南宫冉的别府。

飞奔的马车，一到庄门口的旗杆旁，车把式一声吆喝，猛勒缰绳，健马一声长嘶，车轮戛然而止。

三丈高的旗杆顶，三面黄缎三角旗，随风舒卷，猎猎作响，但谁也没有注意到，那绣着半截残剑的三角旗下面，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

这时，车把式已翻身下车，打开车门，躬身道：“夫人，到啦！”

车厢内一声轻嗯，走出一个面目清秀，神态雍容的少妇，只见她微提淡绿色的曳地长裙，轻盈而庄重地跨出车门，接着又走出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幼童，猎装打扮，剑眉朗目，英气逼人。

少妇下车后，掏出一锭银子，塞在车把式手中，车把式接过称谢，翻身上车，马鞭飞扬，吧哒一声，健马又是一声长嘶，带动车轮，绝尘而去。

这时，幼童满脸欣喜之色，牵着少妇的手，星目四处眺望。当他目光仰视，扫过旗杆时，口中忽然发出一声惊呼，左手一指旗杆顶，道：“妈！你看……人头！”

少妇正向庄门走去，闻言脸色一愕，停住脚步，随指望去，倏然黛眉一挑，娇容惨变，脱口惨呼道：“啊！师兄……”

美眸涌现泪光，足尖一点地面，腾身形如箭起……

突然，庄门呀然而开，门口响起一声大喝：“是什么人？胆敢取下人头！”

少妇口中一声怒哼，本已跃起三尺的娇躯，猛然一拧，竟改直纵为斜掠，嗖地一声，横过大道，轻轻落在庄门台阶前，秀目含威一瞥之下，已看清出声的人是谁，不由娇叱道：“李福，我离家只有半载，难道你已瞎了眼睛？”

壮汉一见少妇，脸色一怔，语气尴尬地道：“原来是……是主母回府……”

少妇鼻中重重一哼，打断他的语声，娇喝道：“门旗之下，

何来人头？”

语音未住，门中倏然响起一声冰冷的语声道：“是我班睢所挂……”

随着答话声音，一个青衫白净脸，面色阴沉的中年书生打扮的人，已出现门口，双眼寒光闪烁，面现一股诡谲的表情。

当他一眼瞥见门口的少妇，竟是“夕阳神剑”南宫冉的夫人——“绿裳仙子”崔宓时，神色一转，立刻咽住下面的话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嫂回府，小弟不知，望多恕罪！”

少妇此刻怒火如焚，加以对班睢素来厌恶，罗袖轻挥，怒容满脸，沉声道：“班大侠，不必来这套虚礼，请问人头既是你所挂，是否也是你所杀？”

班睢淡淡一笑，目光旋然一转，道：“陇西崔家，与河洛南宫，名噪中原，齐肩武林，我“铁笔神风”班睢，胆子再大，也不敢动崔门一根汗毛，何况南宫大哥是我盟兄……”

“绿裳仙子”崔宓粉脸铁青，身形猛然一欺，厉叱道：“何师兄既非你所杀，你又何来人头？”

班睢脸色平静，仿佛有恃无恐，冷冷道：“我虽未亲手杀你师兄，但却参与其事！”

他语气虽冷，但神态尚装出一份恭谨之状，似乎尚有顾忌。

“绿裳仙子”见他直认不讳，反而一怔，秀目喷火，语声忽变阴涩，道：“我师兄何若飞，是我父亲掌门首徒，手中风雷双槊造诣非凡，谅你一人，休想动得他一根毛发，你说，尚有什么人参与伙同谋害？”

“铁笔神风”微微一哼，神色自若地道：“长安鲁老英雄，潼关商氏兄弟，洛阳大豪章大旗，咸阳‘铁马金枪’古尚义……嘿嘿，大嫂之言不错，小弟只配执鞭随蹬，稍助威势而已！”

这几句话说得狡猾无比，只听得“绿裳仙子”心腑欲裂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凄厉地道：“想不到参与之人，竟包括了河洛白道精英，我陇西崔家，在江湖上也微有薄名，不知与各位有何深仇，竟使你们胆敢下这般辣手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又仰天悲声道：“师兄，父亲谅来尚未知悉，师妹先代你报仇了！”

语声一顿，秀眸含煞，注视“铁笔神风”厉声道：“班睢，你虽是我丈夫盟弟，但我早已看出你心藏奸诈，今天我要先取你一命，偿我师兄血债！”

娇躯一晃，左掌“五指拂经”，玉腕震动间，幻起一片指影，罩向班睢胸口五大死穴，右掌“拂云推雾”，挥向腰际“天枢”穴。

这一动手，充满杀机，吓得家人李福，暴退门旁，道中站立着的幼童，也目光发直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因为双方皆是他的长辈，以他辈份，不知怎么劝解。

只见“铁笔神风”班睢，身形一闪而退，道：“耳闻陇西崔家的风雷三十六槊，云雾封穴手法，为武林二绝，如今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……”

他语声未落，倏见崔宓手法一变，诡谲欺进，双掌连环点袭而至，他身后已是大门，难以再退，连忙停住语声，掌运内力，一招“堆山填海”，横挥而出。

凌厉的掌劲，迫得“绿裳仙子”掌式微顿，他趁隙疾转半圈，后退二步，语锋一转，疾道：“大嫂只知其一，却不知其二，素闻大嫂慧质天生，如今怒蒙灵智，岂非受人蠢愚之讥！”

“绿裳仙子”一听他话中有话，掌式随着一缓，停手娇喝道：“你真认参与凶杀，血债血还，尚有何话可说？”

班睢脸容一整，肃然道：“崔门为陇西武林重镇，南宫大哥为河洛剑主。单只其中之一，中原黑白二道，又有谁敢虎口拔牙？此其一。

大嫂为崔门长女，匹配大哥，两家联姻，而何若飞为大哥岳丈之掌门首徒，大嫂之师兄，不论武功，单凭此点，我等身为大哥盟弟义友，又怎敢割下他的人头？此其二。

长安鲁夷老英雄，潼关高氏兄弟，洛阳大豪章大旗，咸阳古尚义，皆是技高德邵，名重武林的一代豪杰，并非泛泛之辈可比，与何若飞并无恩怨，如非事出有因，何致联手诛杀之，此其三……”

“绿裳仙子”崔宓闻言到此，微一沉思，冷笑一声，插口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难道你们是奉命行事？抑或敝师兄做出什么亏德败行之事？”

“铁笔神风”微微阴笑，接下去道：“大嫂之言不错，如听完小弟最后一点，自当不言而喻，第四点，如无大哥令谕，有谁敢将人头悬于洛水夕阳别府的门旗之下！”

此言一出，崔宓脸色一变，凄厉地道：“以你此言，杀我师兄主凶，难道竟是我丈夫？”

“铁笔神风”班睢点点头道：“大嫂能意会小弟之言，果

不愧智慧之誉，也免得小弟有冒犯之罪！”

此刻，崔宓已心乱如麻，他不知丈夫何以要杀她师兄，脑中略一转念，转首对悚栗一旁的李福喝道：“南宫大爷是否在家？”

李福目光畏缩地一望“铁笔神风”班睢，缓缓地点点头。

崔宓重重一哼，面罩寒霜，对班睢道：“暂且留下你项上首级，见了相公，不怕不水落石出。”

接着转身对木立中的幼童一招手，道：“亮儿，快随娘进去！”

语声中，人已向东门走去。

蓦地，“铁笔神风”班睢横跨一步，伸手一拦道：“大哥有命，希望大嫂勿再进入夕阳别府！”

崔宓脸色又是一变，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班睢冷然说道：“大哥之意，小弟实难出口，但奉命行事，尚请大嫂见谅。”

崔宓惨然长笑，道：“我崔宓身为南宫冉之妻，竟不能进入自己家门，这还成什么体统？”

班睢目光闪烁不定，装出一脸无可奈何的神色道：“小弟虽有相助之心，却无挽回大哥心意之力！”

崔宓厉声娇叱道：“你虽与我夫结盟，却无资格管我南宫门中家事，还不快快滚开！”

“开”字一落，纤掌疾翻，当胸疾拂而出。

“铁笔神风”一声轻哼，道：“大嫂逼得小弟动手，只有冒犯了！”

语声中，健腕一翻，掌缘疾向崔宓玉腕切去。

崔宓此刻怒火冲天，厉叱道：“当真喧宾夺主，就试试崔家手法能不能教训你这奸诈之徒！”

双掌疾收，右掌奇诡一圈，左掌一穿而出，反背前拂，一道劲风，划向班睢左肋，所经之处，正是“期门”、“章门”、“膏肓”诸穴。

这一拂之势看若简易，其实诡奇凌厉已极，饶“铁笔神风”班睢身手不凡，也是武林一等高手，眼见来势，却不知如何抵挡。

只见他神色大骇，一声大喝，侧腰甩肩，双掌飞舞，刹眼之间，攻出五招。

这五招一气呵成，疾如暴雨，看得刚踏上台阶的幼童失声惊呼。

但崔门“云雾封穴”手法果然迥异其他武学，班睢五掌连袭，竟然发觉全般落空，而崔宓的玉掌在这刹那间，已指沾衣衫，拂至“期门”重穴。

班睢吓得白脸发青，魂魄俱飞。

在这当儿，门口倏然响起一声大喝道：“大嫂请暂息怒，三弟还不退下！”

一道狂魔，横里撞至，袭向崔宓左臂。

“绿裳仙子”闻声疾跃而退，正好落在台阶下，幼童身旁，星眸一扫，见大门敞开处，走出二人，右边的一位紫脸短须，身穿紫色长袍，神态威凛已极，正是威震黄河两岸的“夕阳神剑”南宫冉。

左边的一位淡黄国字脸，身材修长，清瘦已极，却是南宫冉三位盟弟中的另一位，“摩云佛手”尚奕松。

崔宓对这位尚奕松的为人，向极敬重，立刻一缓神色，娇声道：“二叔，你评评理，班睢有何资格出手拦我进门？”

尚奕松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大嫂暂息雷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频频摇首，下面的话突然而住，似乎难以出口。

这时，只见幼童横身向前，欣呼道：“爸……”

岂知南宫冉电目炬睁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住口，今后南宫无子，你已无父，不准再以南宫为姓。”

袍袖一拂，一股罡劲，疾向幼童撞去。

嘭的一声，幼童当场翻退三尺，一跤摔在道中，尘垢满身，眼青额肿。

此举大出崔宓意外，见状一阵心痛，急忙晃身退到道中，扶起幼童，仰首娇叱道：“虎毒不食子，南宫冉，难道你已失掉人性？”

南宫冉一脸怒容，冷冷道：“南宫无子！你快闭住那张臭嘴！”

崔宓娇容如蜡，秀目凝霜，厉声道：“我崔宓明媒正嫁，过姓南宫一十五载，自问无愧于心，什么事竟使你拒妻不认子？”

南宫冉仰天狂笑，反诘道：“何不问问你自己？”

崔宓气得浑身发颤，凄厉地道：“我假如知道，又何必问你，凭南宫门风，谅你不敢无理取闹，当着盟弟，何不说出缘由？”

南宫冉冷冷道：“休妻书已派专人送达令尊，你尽可返家问你父亲！”

崔宓娇容一变，道：“休妻律有十条，你凭的那一条？”

南宫冉道：“你真要我亲口说出！”

“天清地明，我崔宓心同日月，说又何妨？”

“好利的嘴，你看旗杆上是何人首级？”

崔宓强忍悲愤，泪盈眼眶，惨然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师兄真是你主使杀的了？”

南宫冉冷笑道：“你心痛了？”

接着又一声凄厉长笑道：“南宫一家，四代以来，忠、孝、节、义四字皆全，想不到百年令誉，竟被你毁于一旦，南宫亮名是我子，但实质如何？以你行为，怎不令我怀疑，休你已算恩遇，其实我南宫冉恨不得杀你……”

“夕阳神剑”说到此处，身躯微抖，激动已极，他转首目光一瞥门框上的忠、孝、节、义四个漆金大字，突然衣袖一甩，疾挥而出。

轰然一声，木屑纷飞，那右方为首的“节”字，已被掌风震碎，金漆脱落，难以分辨。

崔宓气得脸色由红变青，但碍着对方是自己丈夫，受尽委屈，却不知如何自处。

她心中暗暗呼道：“这一定是有人从中挑拨诬害……一定有人诬害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她含泪秀眸一瞥自己一向憎恨的“铁笔神风”班隼，只见他嘴角噙着一丝阴笑，正静静地注视着自己……

再看着素行正直的“摩云佛手”尚奕松，只见他不时摇头搓手，似乎对这局而一筹莫展，爱莫能助！

在这刹那，“绿裳仙子”崔宓心头泛起一阵悲愤，凄厉地道：“南宫冉，你我结婚十五载，想不到你竟如此血口喷人，不错，嫁你之前，何师兄对我情深谊笃，但未曾逾越兄妹之礼，这，你不是现在才知道。自入你南宫家门，恪守家训，克尽妇道，有哪点对不起你……”

她愈说愈激昂，秀眸泪如线流，继续悲声道：“南宫门风，百年以来，虽受武林尊敬，但我崔氏家声，也并不比南宫一家稍低，清名逾命，岂容你信口诬污？你凭的是什么证据？”

南宫冉厉叱一声道：“贱妇，我问你，你这次出门用意何在？”

“返门省亲，你不是不知，何用再问？”

“在家几日？”

“六月之久。”

南宫冉仰天悲笑道：“陇西洛水往返只需三日，又何需半年？”

“转道岭南，一赏山水之胜，有什么值得怀疑之处？”

南宫冉嗤然道：“岭南山水虽好，怎及得‘横天金梨’何若飞千里相会！”

“绿裳仙子”秀眸怒火暴射，猛然挺身跨前一步，娇叱道：“你像已派人专门跟踪，但我师兄胸襟磊落，岂是你所想象之人？”

“你是承认了……”

“绿裳仙子”倏然悲泣道：“夫君，十五载恩爱，你岂可听信谗言！”

“嘿嘿！你怎知道我非亲眼目睹？”

这时，幼童在旁见父母反目，已泪水滂沱，但他自幼禀承父母刚毅性格，咬紧牙关，饮泣吞声，闻言插口道：“爸……何师伯对妈极为恭敬，孩儿在旁……”

“竖子住口！”南宫再生性火爆，脑中已先入为主，怎肯听孺子之言。

崔宓凄厉叫道：“夫君，你错了，师兄闻我行踪，飞骑赶至，原是为了你！”

南宫冉神色一怔，冷冷道：“好动听的藉口，我有何事值得他如此关心？”

“你三年前在黄山获得‘灵天残篇’，已风声外泄，何师兄得知此事，要我转告于你当心，想不到你竟恩将仇报……”

南宫冉脸色微微一变，旋即仰天一声狂笑，道：“我南宫冉并非畏事之辈，且不说‘残剑令’可调动河洛武林百余高手，单凭我手中三尺青锋，‘夕阳六式’，也能使窥觊者亡命而归……”

豪气冲天的语声到此，倏然一变阴沉，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不过我获得‘灵天残篇’，只有四人知道，两位义弟结盟二十年，情同手足，要习神功，当知我南宫冉决非隐私之辈，另外二人，只有你和我，嘿嘿，莫非你恋奸情热，泄密讨好？哈哈，谎言虽动人，却破绽百出，如今夫妻之情已绝，还不快滚！”

最后这几句话说得声色俱厉。

崔宓满腹悲痛，见南宫冉执迷不悟，解释已经绝望，又想起名誉受污，顿起自绝之念，秀眸厉光暴射，仰天悲呼道：

“苍天啊苍天，你为什么不长眼睛……”

语音一转，望着门口屹立的南宫冉凄厉地道：“我崔宓生为南宫家人，死为南宫家鬼，夫君，我就还你清白。”

语落脚下猛然点地，嗖地一声，一头向门旁石狮撞去。

南宫冉脸色一怔，倏听场中响起一声悲呼！

“妈……你难道不顾亮儿了？”

南宫亮偃立母亲身旁，想不到母亲在这刹那之间，会生出自绝之念，见状一声悲呼，扑身抱去。

他的悲呼使“绿裳仙子”崔宓因过分悲痛而陷入昏迷的神智骤然清醒。

不错，儿子年幼，如今有父不认，自己再一死，还有何人照顾？而丈夫虽然休妻，但自己终是南宫家之人，怎能忍心舍下这个仅存的幼弱的根苗。

这些念头，在崔宓脑中电闪而过，衡情轻重，陡沉真气，想勒住身形。

但是，当时用力太猛，距离又近，等到后悔已来不及了，嘭地一声，一头撞上门旁石狮上，立刻鲜血迸溅，萎顿倒地。

残霞、红枫、鲜血，使大地染上一片殷红的色彩，令人顿生凄凉悚栗之感。

南宫亮扑到母亲身旁，一见母亲额角虽裂，鲜血如注，却未昏厥，忙泣声呼道：“妈，你是何苦，亮儿知道你决不是爸所讲的那种人……”

悲惨的气氛，迷漫着四周。

崔宓紧紧握着儿子的手，缓缓摇着，仿佛要阻止他的哭声，其实，刚才她如非一念勒马，此刻早已魂归离恨天了。

南宫冉屹立阶上，目睹此情，触动悲怀，怀疑地望了义弟“铁笔神风”班睢一眼，眼角瞥见崔宓只是重伤未死，脸色又由怀疑立变悲怒，狂笑道：“崔宓，你真不愧心机多端，意想以诈死要挟我挽回心意，岂非痴人作梦，自讨苦吃！”

语声一落，袍袖一甩，转首沉喝道：“二位义弟，贱妇生死，有甚好顾虑的，我们回房！”

说罢转身进入大门，班睢及尚奕松也跟随而入，嘭地一声，朱门紧阖，场中恢复一片静寂，只有十三岁的南宫亮尚匍伏在母亲身旁悲泣。

这片断时刻，使他幼小的心灵，遭受了严重的创伤，他感到一向正直的父亲寡情无义，同时，他也感到母亲太可怜，蒙上莫明的罪名。

骤然，他站起身躯，小手紧握成拳，虚空一扬，大声道：“爸，有朝一日，我南宫亮不会放过你，你既能无子，我也能无父！”

崔宓此刻挣扎着坐起，闻言无力地叱道：“亮儿，你岂可说出此话，难道忘了南宫门风，孝行第二？”

南宫亮悲泣地伏入母亲怀中，泣道：“妈，看到爸不分青红皂白，孩儿不能自制啊！”

他仰头望着母亲脸上一片鲜血，淡绿的衣衫，也染成红色，而额上鲜血尚汨汨冒出，忙撕下猎装，替母亲包扎。

崔宓此刻脑中感到阵阵昏眩，但灵敏的智慧，却仍在搜思平时对自己恩爱的丈夫，突然剧变的原因。

她想起昔年自己师兄暗恋自己的情形……

她想起结识自己丈夫的经过……

是什么人从中暗箭中伤呢？

中伤的人目的何在呢？

倏然她得到一丝灵感，立刻道：“亮儿，你扶我走吧！”

“妈，我们到那里去呢？”

“亮儿，先离开这里再说，不过，你不要悲伤，有一天，你仍会回到自己家园，继承‘夕阳别府’的光荣。”

南宫亮不懂母亲的意思，却又不忍违拂身受重伤的母亲的吩咐，正要用力抱住母亲站起，倏又听母亲道：“且慢，亮儿，你先把你何师伯的人头取下来埋好。”

南宫亮稚气的脸上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妈，这样岂不更使你蒙受嫌疑？”

崔必惨厉的神色一沉，道：“只要问心无愧，何事不可为，你何师伯一生光明磊落，岂可死后人头高悬，使他泉下难以瞑目！”

南宫亮肃然道：“妈，孩儿懂得！”

语声一落，矮小的身形倏然掠起。

他年龄虽幼，但幼承家训，却已扎下深厚的内功基础，身法虽不很快，却轻灵美妙已极，刹那纵到旗杆下，猿身而上，取下人头，就在道旁埋好，继又扶着母亲，向洛水之滨蹒跚行去。

乌云渐阖，残霞骤暗，夕阳别府前石狮上的殷红鲜血也渐渐变黑，红枫失去晚霞的映照，自然显不出鲜血般的光彩……

夜色浓了，木叶萧瑟，归鸦乱噪。夜色中，正有一大一小两条人影，沿着洛水，相依而行。